水坝标准特刊

2010年9月

国际河流简报

本期内容

大坝的下游危害 1
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3
建设水坝，行之有道 4
工商银行要趟浑水吗？ 6
加拿大的水电开发新模式 7
加纳大坝对话组织在行动 8
乌干达实践WCD的原则 9
新闻集锦 10
德国公司因苏丹大坝遭指控 12

大坝的下游危害

Peter Bosshard

大型水坝对下游造成的各种危害已经殃及大批人口，估计人数为4.72亿。这是一组著名淡水专家在一项研究中得出的主要结论。这份不久前发表的研究成果记录了多座大坝给地球最具生机的生态系统带来的诸多危害，并提出了各种措施，以阻止洪泛平原的进一步丧失，因为洪泛平原维持着独特的生态系统和数百万人的生计。

70年代，Kharochan是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三角洲上的一个熙熙攘攘的小镇。当地农民在富饶的土地上种植大米、豌豆、椰子、芒果，还有番石榴。在附近的班达尔港，又名“繁荣之港”，商人们出口丝绸，大米和木材。2006年我拜访此地时，Kharochan已经看不到任何曾经繁荣的迹象。港口已经被海水淹没，而三角洲大部分的地下水已经盐化。一层白色的盐层覆盖着地表，将Kharochan富饶的土壤变成了贫瘠的旱地。该地区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数以千计的居民离开了家园，前往不断扩张的卡拉奇城(Karachi)。

印度河三角洲并非毁于天灾，它的境况源自人祸。论流量，印度河足以跻身世界十大河流，可是被19座水坝腰斩，同时有43条大型运河日夜引水。多数年份，印度河都无水入海，上游沉积物再也不能为三角洲补充土壤。巴基斯坦的专家告诉我，后果很严重：自水坝建设开始以来，已经有8800平方公里的农业用地被海水吞噬。

在世界各地，如巴基斯坦、中国、巴西和印度，因水坝而被迫搬迁的人口数量众多。数十年来，他们的命运象阴影一样，一直笼罩在大众心头。与此相反，大型水坝给下游带来诸多危害，下游的居民和生态系统因此遭受灾难，却往往为世人忽视。在线学术期刊《替代水源(Water Alternatives)》新近发表一篇科学论文，对大型水坝造成的下游危害进行了一次深度调查。该论文的撰稿人是一组研究人员，包括来自“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全球淡水项目的Brian Richter和Carmen Revenga，来自“全球水政策”的Sandra Postel，“世界水坝委员会”的前理事Thayer Scudder，以及来自麦吉尔大学的Bernhard Lehner。

河流、洪泛平原及三角洲维系着渔业、洪灌农业及干季牧业，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提供食物。正如“千年生态评估项目”得出的结论，洪泛平原是地球上最富生产力的生态系统之一。河流和洪泛平原滋养着沿河森林及红树林，补充地下水，输送沉积物，保护三角洲免遭海水的侵蚀。

今天大约有5万座大型水坝堵塞着地球上的主要河流。它们阻拦鱼类迁徙，阻断营养物输送给洪泛区的生态系统和农业生产，令水井干涸，使沿河森林枯萎，让三角洲遭受海水的侵蚀。这篇新近发表的论文列举了这些危害的许多案例研究。当巴西在托坎廷斯河(Tocantins)上修建了图库鲁伊水坝(Tucurui Dam)之

由于上游建坝及海水入侵，印度河三角洲上科提班达城(Keti Bandar)的民房正在消失。
照片提供：Utopia Travel, Flickr

INTERNATIONAL RIVERS
people • water • life

后，该河的捕鱼量立即下降了60%，受影响的人口多达数万。喀麦隆的洛贡河(Logone River)湿地的产鱼量在马加水坝(Maga Dam)修建之后下降了90%。类似的危害在加纳的沃尔特河(Volta)，泰国的蒙河(Mun)和西非的塞内加尔河(Senegal River)都有记录。

大约有4千万到8千万人因水坝而被迫重新安置。水库难民通常可以获得赔偿金，以弥补他们的损失。而大多数在下游遭受水坝危害的人们却不拥有这些权利。世行在巴基斯坦贷款修建了塔贝拉水坝(Tarbela Dam)，被拆迁的人们在水库沿岸获得了新的居所，还得到了经济补偿。然而，由于水坝造成下游危害，一些居民的家园被海水吞没，但是无论根据巴基斯坦的法律还是世行的安全保障政策，这些受害人群都无权获得任何赔偿。世行辩称，“为了维持印度河流域大量人口之生计，印度河三角洲退化是达成贷款协议的部分代价”。换句话说，一部分人自认倒霉，以便其他人能够过好日子。

水坝对全世界食物产量的贡献为12%到16%，生产的电力则为19%。在巴基斯坦，水坝建设者总是强调水坝收益弥补了下游社区所承受的损失。然而水坝对下游的影响远远超出水库渔业和灌溉的范围，足以盖过水坝带来的收益。最新研究提供的案例研究足以证明这一点。大型深水库区每公顷每年平均产鱼10至50公斤，而泛洪区每公顷的平均产量是200到2000公斤。科学研究表明，即使不考虑水坝修建成本，泛洪区的经济价值也可能比灌溉土地高。

这项研究的另一内容是，研究小组将大坝下游危害的案例研究做成数据库。数据库包括了至少70个国家的120多条河流。研究人员还为符合以下情况的河流单独建立了数据库：每年至少有10%的径流量为世界7000座大型水坝中的任何一座所截留。他们通过一种地理信息系统，算出这些河流大坝的下游危害很可能殃及4.72亿人。如果将这个计算结果与具体的案例研究进行比对，研究人员发现这个估算数字可能趋于保守。

帕蒙大坝(Pak Mun Dam)旁的船只。

南累克河(Nam Leuk)捕鱼归来。当地渔民投诉，捕获量下降到建坝前的四分之一。 照片提供：David J. H. Blake

Richter和他的论文合著者得出结论是，“那些旨在减少贫困或改善经济条件的水坝开发项目为很多人带来效益，但也加重了另一部分人的贫困和饥荒。如果不将这些影响考虑在内，就无法真实描述水坝最终的成本和效益”。他们强调“人类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依赖河流的生态，这些生态系统天然的生产力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目前人类已拥有各种手段解决自身的水电需求，其危害性要远远小于大坝开

（下转第12页）

国际河流简报

2010年9月

出版：国际河流组织
编辑：Rock Peng
Katy Yan
翻译：Rock Peng
Chu Sinan
设计：张亚东

International Rivers
2150 Allston Way, Suite 300
Berkeley, CA 94704-1378
USA
guojiheliu@gmail.com
Tel: +1-510-848-1155

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Shannon Lawrence

十年前，世界水坝委员会发布了开创性的框架报告，全球各地热爱河流的人们为此欢呼雀跃。这份报告坚定了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尽管大坝可能带来了诸多好处，但是也付出了过高的代价，特别是那些脆弱的群体和环境不堪重负。WCD的框架文件可以告慰数以百万计，因灾难性大坝而失去土地和生计的人们。世界大坝委员会的许多案例都记载着他们的抗争。我们庆祝WCD工作的结束。在此过程中，有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进行咨询研讨，并起草文件报告。WCD的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极具全球意义。我们欢呼委员会提出的可行建议，以寻求，鉴别，设计，实施水利及能源项目的更优方案。

我们认识到变化不会出现在一夜之间，但我们相信变化一定会发生。世界银行未能采纳世界大坝委员会的建议，这曾让我们失望沮丧，但我们并不意外。如此同时，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孜孜以求，让我们深受鼓舞。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开启各种对话，将WCD的框架文件进行变通，并应用于当地的具体情况。我们赞赏多国政府及机构将WCD的建议原则整合到自己的相关规定当中。一些WCD最重要的原则为多国政府认可，或成为其法律条文。其中一条是保障原居民表达的权利，即事先在自由，知情的情况下，决定是否同意影响其土地和资源的大坝项目；另一条是必须保护下游的生态系统及居民的生计。

不幸的是，在WCD框架报告公布以来的十年内，水坝业没有，甚至未能尝试实施这些开创性的建议。尽管不同项目中，有遵守WCD的某些具体原则的实例（本期重点关注的内容），但我们仍在期待完美体现WCD框架建议的大坝项目。

有WCD框架建议的指引，我们清楚如何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缺少的是政治意愿及实现这个目标所需的长远眼光。难道我们希望我们生活的地球没有自由流淌的河流？沿河贫困社区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而得不到适当补偿，我们能袖手旁观？在其他供水供电方案完成评估之前，就开始建造代价昂贵，且破坏性很大的水坝，我们能心安理得？我们当然不能。

水坝之危害在很多方面与气候变化危机有相似之处。我们清楚有很多事情要做，且已经找到不少实现目标的方法，一些不完善，一些带有妥协。我们所缺的是政治领导和承诺，以改变一种发展模式，尽管这种模式会产生一些短期利益，却给很多人带来长期的灾难。

社会也许不愿放弃大坝，但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愿舍弃健康的河流。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案。至少在未来，必须有一种更优方案用于设计，建造，运行大坝，以取得更好的效果。今天涉坝争议层出不穷，诉求各种各样，远甚于十年前。如，受影响群体要求分享大坝带来的效益；同受影响群体签订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在大坝建造之前解决现有大坝的问题；对水坝已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要求评估所有的能源方案，然后再进入建坝程序，这样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从埃塞俄比亚到中国，从秘鲁到加拿大，数十万计的农民、渔夫正面临着新建大坝的危害。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角度出发，能否淘汰最恶劣的大坝项目而选择更优方案？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项目的各种危害，进入实施阶段的大坝会有更优设计吗？有关方面会同受影响人们协商签订协议吗？他们会获得相应份额的项目收益吗？他们所受的损失得到合理赔偿吗？

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应当是肯定的。我们有现成的工具，该动用了。为大坝撑腰的建造商和出资方不能逃避责任。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口号未变：不遵守WCD的文件，不可建大坝！

保护河流及沿河居民的权利，庆祝WCD原则框架十周年

2000年，世界大坝委员会制定了最全面的大坝建设指导原则，以保护依赖河流的相关社区应享有的权利。该委员会是1997年由世界银行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起成立，并由多边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全球性组织，以应对日趋高涨的反坝浪潮。WCD曾受托评估大型水坝的开发效果，并为水坝的规划，建造及运营制定国际通用的指导原则。WCD的研究发现，尽管大坝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产生的效益也相当可观，但在很多情况下，为获取这些效益付出的，特别是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代价，令人无法接受，而且通常没有必要。往往，被迁移的人们、下游的社区、纳税人，以及自然环境承担了这些代价。

WCD的原则包含人权的基本价值，以及至关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最小化大坝对人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某些WCD原则为多个国际法、国内法及多国政策所采用。重要的WCD原则包括：

- 开启水坝项目前，需评估所有的供水、供电方案。
- 大坝项目应得到公众的认可，且必须有受影响的原居民自愿的，事先的知情同意。
- 新的大坝开工前，应解决现有水坝的各种问题。
- 治理好下游所受的影响，管理好环境所需的流量。
- 让受影响人民分享大坝的收益。
- 确保遵守已签署的项目协议。

为纪念世界大坝委员会发表框架建议10周年，国际河流及全球各地的组织正举办各种对话、会议及其他活动，以彰显已经取得的进步，宣传保护河流和沿河人民权利所需完成的工作。如果您想加入“水坝标准”电子邮件邮寄名单（只有英文资料），了解这些活动，或想得到一份中文版《WCD公民指南》，请发邮件至：guojiheliu@gmail.com。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WCD+10 YEARS

PROTECTING RIVERS AND RIGHTS

建设水坝，行之有道

Katy Yan

自世界水坝委员会(WCD)发表里程碑式的报告《水坝与发展》以来，十年中没有任何一座水坝工程真正实践该报告的全部先进理念，大部分修建水坝的国家没能遵循世界水坝委员会提出的原则框架。不过，仍然有一些项目在运作过程中采纳了WCD的部分原则。此外一些法律和政策也体现了WCD倡导的理念。在此我们突出介绍堪称榜样的一些项目。

处理已有的水坝

美国克拉马斯河(Klamath River)。 2010年1月，该地区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一个团体，同意拆除克拉马斯河上的四座水坝。最终的决议尚需得到加州选民的同意，如果这项决定获得通过，克拉马斯河拆坝行动将成为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最大的水坝拆除行动。2001年，克拉马斯河曾经是全国拆坝和反拆坝斗争最为激烈的流域，渔民和土著居民，农场主和农民们各立一派，互不相让。联邦能源调整委员会于2007年1月做出裁决，要求拥有水坝的太平洋电力公司(PacifiCorp)，在水坝上安装过鱼通道及拦网，方可更新执照。结果太平洋电力公司不得不考虑拆除水坝，因为安装过鱼通道及拦网所需花费比拆除水坝还要贵1.5亿美元。这个新近的案例不但为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及和解)树立了积极榜样，而且昭示在某些情况下，拆坝是解决现存大坝各种问题的最佳方案。

从马古加水坝(Maguga)迁来的居民对新生活感到满意。 照片提供：Liane Greeff

数年来，当地部落渔民一直为拆除克拉马斯河上的大坝而斗争。 照片提供：Bob Dawson

应对需求的正确选择

尼泊尔小型水电。 在上世纪90年代，外资主导的大型水电项目像规划中的阿伦三号水坝(Arun III)代价沉重。高昂的财政，社会和环境成本让尼泊尔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公民社会团体感到万般沮丧。他们开始寻找相对便宜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的努力在一开始遭到怀疑，但他们很快发现，那些主要依赖本地资本，自主建造，自主管理的小型项目不但可以满足尼泊尔的电力需求，而且更加节约。今天，尼泊尔全国各地修建了许许多多小型水电工程，发电能力提高了29.4万千瓦。这些替代方案开发周期短，并且可以自主设计和建设，而供电成本仅仅是阿伦三号水坝计划的一半左右。

效益共享

斯威士兰的马古加水坝(Maguga Dam)。 保证遭受不利影响的人们能够从项目中获利，这是世界水坝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信条，而这不仅仅意味着补偿人们的损失。马古加项目真正做到了用心实践这项原则。这座2001年修建在科马提河(Komati River)上的水坝，与在南非的世界水坝委员会决策过程几乎同步进行。该项目的初衷是支持南非和斯威士兰的商品林和甘蔗种植业，以及为斯威士兰大约1000个小农提供灌溉水源。南非资助了水坝费用，可确保获得工程供水量的60%，剩余部分供给斯威士兰。大约有90户人家被重新安置，另有125户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该项目采纳了世界水坝委员会的原则，移民安置工作获得成功。

受影响的社区获得了水电供应，以及水坝项目的工作机会，

佩诺布斯科特河(the Penobscot River)　　照片提供：Lia Morris

此外还得到建立农业合作体方面的援助，以及医疗和运动设施。项目还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纠纷解决程序，该程序可以对科马提河流域管理机构下达指令，要求该机构对受影响的人群支付高额赔偿金。马古加的社区可以自主决定如何修建他们的居所。他们也有权使用他们获得的用于住房的部分资金去发展商业或是为社区购买公用设备。该项目还通过尽可能减小水库面积的方式尽可能减轻环境影响。今天，大部分人都表示他们的生活比修建水坝前还要好，这在水坝建设移民安置史上罕见。该项目之所以取得成功，一方面归功于斯威士兰和南非的项目负责机构，他们信念坚定，没有重蹈该地区其他水利项目的覆辙；另一方面归功于受影响的人们，他们组织有效，领导得力。

治理下游危害

美国佩诺布斯科特河水坝(the Penobscot River Dams)。　联邦电力法案(The Federal Power Act)规定，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在颁发水坝执照时，不仅要考虑河流的发电潜力，而且要同等考虑其他价值，例如节约能源，保护鱼类和野生生物，保护休闲场所，以及维护整体环境质量。2005年，一个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团体参与了一座水坝的执照更新，他们同水坝所有者达成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协议，以帮助恢复缅因州的佩诺布斯科特河及其渔业。根据这项颇有创新精神的协议，有关方面组建了佩诺布斯科特河重建信托公司。该公司将有权购买三座佩诺布斯科特河上的水坝，同时将拆除下游的两座。该公司还同意终止另一座水坝的运营，修建更好的过鱼通道。这些措施将恢复本地海洋洄游鱼类长达一千英里的历史栖息地，为沿河印第安部落重新带来捕鱼为生的机会，还将在附近社区制造新的旅游商机。作为回报，该公司获准增加其他六座水坝的发电量，以保证当前的发电水平。

莱索托高地供水计划(Lesotho Highlands Water Project)。　莱索托高地供水计划(LHWP)是世界上最大的调水工程之一。除重新安置超过两万人外，该工程还使下游近十五万人的生活受影响。计划中的前两座水坝已经完成，然而困扰着水库难民的严重社会和环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对下游社区而言，2003年河流环境流量规定的出台是一项改善生态的举措。

当第一座水坝，卡齐水坝(Kaste Dam)于1997年接近完工的时候，由于面临国际压力，有关当局曾评估工程对下游生态系统和社区的影响。LHWP环境流量研究分析了如何通过改变水坝放水模式，以减少下游河流生态系统和沿岸居民生计所受的影响。研究所得出的“河道流量政策”确立了水坝的操作规范。有关方面还设立了一项程序，以监督水坝依照协议放水。在2006至2007年之间，水坝下游的河流或达到生态的要求，或在生态保护目标基础上有所提高。而采纳环境流量所需花费，连同补偿金在内，仅仅是工程成本的0.5%。

（上接第11页）

中国投资清洁能源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中国当前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和融资总量跃居世界首位，美国因此位居第二。这是自2005年以来美国首次失去了清洁能源投资的桂冠。不过，新能源技术创新方面，美国仍然处于主要地位。

同2009年美国186亿美元的投入相比，中国的346亿美元投资无疑体现了其对成长中的新能源技术倾注了激情。中国提出了几项在世界范围内最宏大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不过，中国近来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皮尤研究中心(Pew Study)还报道说，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的投资自2005年以来已增加了230%。

风力发电持续增长

风能产业基本上躲过了全球经济衰退的袭击，2009年新增装机容量再创纪录。目前至少有70个国家使用风力发电，其风力发电装机总量从2008年的1.21亿千瓦增至1.58亿千瓦。

根据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信息，2009年全球风电大国中，美国位居首位，其次是德国和中国。不过，中国在该年度新增的风力装机容量为世界最多，其风力发电总量翻了一倍。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雄心勃勃的“风电基地”计划使其风力发电量每年翻番。

欧洲、中国和美国有着最为完善的风能基础设施。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国家也同样意识到了风力发电的市场潜力，并且在加速开发这种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

工商银行要趟浑水吗?

Peter Bosshard

埃塞俄比亚的吉布3号大坝是当今在建的最具破坏性的水电项目之一。如果建成，它将会摧毁50万贫困的原居民赖以生存的脆弱生态系统。世界范围内的公民社会组织发起的抵制运动，已迫使国际金融机构数年来未能越雷池一步。

然而据埃塞俄比亚的媒体报道，今年5月份，中国工商银行考虑为该项目贷款4.2亿美元。如果贷款得以批准，该项目将造成巨大社会和环境灾难，这家中国最大的银行将脱不了干系。

吉布3号的总造价预计为17.5亿美元。埃塞俄比亚已向非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及欧洲投资银行寻求支持。该工程目前由意大利的萨利尼建筑公司承建。

这座在建的大坝位于奥姆河上，威胁着埃塞俄比亚南部及肯尼亚北部50万原居民的生计。大坝将永久地结束该河自然的泛洪周期，从而破坏沿河两岸的农业生产和牧场，以及世界最大的沙漠湖——图尔卡纳湖(Lake Turkana)的渔业生产。大坝还将摧毁奥姆河下游河谷及图尔卡纳湖特有的文化及生态系统。这两个地方都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址。

干旱引起的生态危机已经困扰本地区。生态危机导致奥姆河下游河谷及图尔卡纳湖地区为争夺资源而不断发生激烈的冲突。吉布3号很可能使冲突恶化，而气候变化将使本地区的危机雪上加霜。

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之友”组织主席Ikal Angelei表示:“吉布3号将扼杀奥姆河下游及图尔卡纳湖的生命线，会把该地区50万最为脆弱的民众逼进饥饿和冲突的死角。我们要求中国的金融机构和有关公司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根据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的消息，工商银行已同意为一份合同提供贷款。该合同约定，中国一家国有公司，东方电力设备公司将利用贷款为吉布3号提供设备。

参与吉布3号抵制运动的NGO组织致信有关部门，指出：“图尔卡纳湖之友及多个国际社会公民组织联盟已向非洲开发银行提出抗议，指责该行一系列违背其环保政策的行为。国际金融机构已对该水电项目进行进一步研究，到目前为止尚未批准任何融资。当国际金融机构正在调研吉布3号的各种问题之际，工商银行批准大笔贷款，将会严重损害该行为履行环境、社会、及金融责任所做的努力。”

“全球银行监督组织”协调员Johan Frijns表示：“中国通过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在其银行业环保改革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为吉布3号这样的环境灾难融资是对中国银行业环保改革努力的嘲笑。”

中国工商银行曾对绿色信贷政策表示出极大支持。在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中，工商银行对吉布3号项目评论如下：“长期以来，中国工商银行一直非常重视环境保护，不会为达不到环境标准的项目提供贷款。我行将密切注视此项目的环境评估及工程进展情况。”

如在阻止该大坝项目请愿书上签名，请登录如下网址：www.stopgibe3.org。

由于上游在建吉布3号，入水量减少将危及图尔卡纳湖。 照片提供：图尔卡纳湖之友

WCD资料手册出版

2000年，世界水坝委员会(WCD)发布了针对大型水坝的最为全面的指导原则，旨在保护依赖河流生存的沿河社区应有的权利。

十年过去了。国际河流组织非常荣幸地告知各界活动人士和盟友们，为进一步推进关于水坝问题的讨论，作为“WCD指导原则1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最新资料手册《保护河流与权利：行动中的世界水坝委员会建议》正式出版。这一出版物的主旨在于为活动人士提供具体的案例，详细解读世界水坝委员会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及忽视这些原则而导致的后果。

该资料手册深入探索了WCD框架所涵盖的六大原则，其中包含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对于尽可能减少大型水坝对人类和地球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

手册内容包括:

- 采纳WCD关键原则的国际法律、法规与政策;
- 图文并茂的案例研究，详解这些原则的实际应用，以及忽视这些原则的大坝项目;
- 实用的引述，及进一步阅读所需的参考文献索引。

“2000年以来WCD的原则是否得到了执行？”我们的回答是：它的原则得到了执行，但是仍需要在更多地方展开更多的工作。您可以从以下网址获取这份资料：www.internationalrivers.org/node/5593。您也可以致信guojiheliu@gmail.com索取资料。如果您有意为该资料制作中文版本，请和我们联系。

加拿大的水电开发新模式

Katy Yan

加拿大的河流遭大坝侵袭已达数十年之久。上世纪40年代以来，水坝建筑泛滥成灾，严重损害环境，数以千计的原住民(第一民族)被重新安置，他们传统的捕鱼和打猎场所受到毁灭性破坏。

以往，第一民族社区和水坝开发商之间的谈判集中在补偿方案，而不是原居民社区是否接纳这些工程。最近，开发商推出新版协议，确认第一民族社区成为工程的受益方。新版协议反映了加拿大水坝开发模式发生转变吗？抑或它们不过是开发商玩弄的把戏，企图染指第一民族的资源？

伊努族社区提出诉讼，要求魁北克水电公司停止在罗美尼河(Romaine River)建坝。照片提供： 保护罗美尼河联盟(Alliance Romaine)

能源的代价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国有公司，如曼尼托巴水电(Manitoba Hydro)和魁北克水电(Hydro-Québec)，修建了一系列大型水坝，以世界上最低的价格为加拿大和美国供电。这种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无法反映土著居民所承受的环境及社会代价，例如Nisichawayasihk克里族，曼尼托巴水电工程淹没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不得不搬迁。许多安置移民并没有留在新安置点，而是迁移到温尼伯湖(Winnipeg)和其他远离故土的城镇，原因是安置地撕裂了他们与本民族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联系。

本特伍德河(Burntwood River)上的乌斯卡蒂姆(Wuskwatim)水电工程地址。照片提供：Christian Cassidy

1974年，来自水电项目遍布的曼尼托巴省和魁北克省的第一民族社区同水电建设单位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一方面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开发数座大型水电项目开了绿灯，另一方面也明确了许多没有直接参与协商的第一民族群体的权利，包括土地所有权、自然资源管理权、自治权、发展经济的权利、司法权，以及享受医疗、社会服务和环境保护的权利。

尽管这些协议做出了经济上的承诺，但30年后，曼尼托巴酋长会议指出，“第一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仍远远低于全国水平”。

2004年，“海达族(Haida Nation)诉不列颠哥伦比亚(林业部)案”，成为形势的转折点。加拿大最高法院做出裁定，开发商使用原住民土地上的资源，必须得到第一民族的完全同意。这一开创性的判例改变了加拿大水电公司同第一民族社区谈判的方式。

本特伍德河(the Burntwood River)上的20万千瓦乌斯卡蒂姆水坝(Wuskwatim Dam)便是一例。这座水坝由曼尼托巴水电公司耗资12.4亿美元开发。经过长达九年，充斥着不信任与愤怒的谈判，该公司终于同意和Nisichawayasihk族人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这在曼尼托巴省是头一例。

这项协议在2006年6月的公投中通过。社区的领袖们得以对曼尼托巴水电公司的初始方案进行重大修改，包括对水坝的设计、建设和运行进行调整，从而减少水坝带来的危害。

根据原来的设计，乌斯卡蒂姆水坝会淹没140平方千米的土地。经过协商之后，工程将要淹没的面积不超过1/2平方千米(相当于一个小型高尔夫球场)。Nisichawayasihk族人还拒绝了两条计划修建的工程联络线路，因为这两条道路靠部族精神圣地或驯鹿的聚集地太近。

作为平等伙伴关系的一部分，Nisichawayasihk族人将拥有乌斯卡蒂姆发电站33%的股份。乌斯卡蒂姆发电站由乌斯卡蒂姆电力有限伙伴公司(WPLP)负责开发。这是一个包括曼尼托巴水电和Nisichawayasihk族的法律实体。除此之外，双方还于2005年10月签署了“本特伍德/纳尔逊河协议”(the Burntwood/Nelson River Agreement)。该协议许诺为当地的Nisichawayasihk族工人提供就业机会。

现实与协议的差距

从字面上看，乌斯卡蒂姆项目的规划过程遵循了世界水坝委员会的一些关键性建议。例如，工程获得了公众的支持，社区的首肯，以及制定了一套收益共享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协议的落实滞后。2009年8月14日，数名Nisichawayasihk族成员阻断了通往工程现场的道路。抗议者声称，曼尼托巴水电公司未能履行“本特伍德/纳尔逊河协议”的规定，没有为部族成员提供工作。曼尼托巴水电公司发言人格林•施奈德(Glenn Schneider)表示，乌斯卡蒂姆水坝已从800名土著居民当中雇用了230名，不过仅有44人为Nisichawayasihk族人。

关于平等伙伴关系的价值，在社区内部也有争议。如果项目本身无法赢利，社区将无权分享任何效益。高昂的建设费用和先期的债务偿还，是大型水电项目的共有特点，因此项目不可能在几年之内赢利。在争论过程中，Nisichawayasihk族的卡罗•柯布林斯基挨家挨户地劝说族员去要求更多优惠。据柯布林斯基说，尽管魁北克克里族同魁北克水电公司签署了“勇者和平(Peace of the Braves)”协议，根据该协议，克里族人将在50年内获得总计28.5亿美元的报酬，以换取克里族人为水电工程让路。“看看，我们得从自己的资金里拿出6200万美元，不过是为了能够成为自己所拥有资源的一个开发合作伙伴”。

同曼尼托巴水电的合作模式不同，魁北克水电公司和因努族人(Innu)共同开发0.99万千瓦的Minashtuk项目。该项目允许因努族人成为控股方，拥有51%的项目股份。作为有限伙伴关系中负责电站设计的主要一方，因努水电公司(Hydro-Ilnu)完全为因努族人所有。根据一项为期20年的合同，魁北克水电将购买该项目在此期间所有的发电量。这为当地社区的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和开发该项目，同时还能得到项目收益的一部分。他们准备将这部分收益用于投资，以解决就业问题。一些学者认为，Minashtuk伙伴模式带来了“开创性的突破”。

然而，并不是所有魁北克水电公司的水电项目都如此顺利。一个因努人社区已递交诉状，以求阻止魁北克省罗曼河(Romaine River)上的罗曼水电项目。魁北克水电公司在这条目前仍然畅通无阻的河流上规划了四座大型水坝。该案将于7月份开庭审理。蒙特利尔大公报(Montreal Gazette)称，因努人还希望进一步扩大针对魁北克水电公司的行动，以迫使该公司为60年代修建丘吉尔上游水电工程而淹没的土地提供赔偿。

第一民族许多社区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由此来看，这种开发他们土地和河流的协议将会一个接一个。不过，陪审团仍然在观察这些各式各样的协议能否给第一民族带来长期的利益，以及真正赋予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完全监管权。

加纳大坝对话组织在行动

在世界大坝委员会的启发之下，2006年加纳大坝对话组织成立。代表来自政府、大坝运营商、受影响社区及NGO组织。该组织重点关注大坝对社会影响的多个方面，强调要让受影响群体表达声音，听取他们的关切，分享他们获得的经验教训。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对话组织，其活动有特别之处：它将以前被视为不可调和的各种利益及观点拿到桌面上讨论。在对话过程中，评估各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多个利益相关方表达的观点，丰富了有关加纳大坝工程已有的信息知识。

第一届加纳大坝论坛在2007年9月举行，与会者有84名。本次论坛除决定需要关注的一般议题外，还达成共识，要求正在实施的布维(Bui)水电项目（该项目的最终设计正在进行）应重新审定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以弄清是否有潜在危害因素，以便进一步研究。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对布维水电项目所在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还利用此次考察向受影响社区通报大坝对话组织的活动情况，并收集反馈。实地考察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其中之一是受影响社区感觉到有人关注他们，并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

对话过程促进了全国大坝事务管理的进步：

- 成立了有60名成员的论坛，及有15名成员的全国协调委员会，为水利基础建设项目的规划发挥顾问作用。
- 将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汇聚到一起，讨论一直争执不休的各种问题，为各种声音提供表达平台。历史上一直处于弱势的利益相关群体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 在加纳启动了独立而深入的涉坝事务研究。案例研究是以透明的，且有多方参与的方式进行。通过广泛的咨询，吸收利益相关方的观点。
- 调解受影响社区、大坝运营商和政府之间的冲突。
- 提高公众对大坝问题的认识，为解决问题辅平道路。

尽管加纳大坝对话组织的发展势头良好，大坝利益相关方也对该组织更加信任，并认可该对话组织的工作效率，但这样一个平台缺少执行力度，无法实施WCD的一些原则建议。要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将对话的过程制度化，而不会遭遇过多的政府干预，因为政府干预会抹杀非政府组织的灵魂。另外，对话过程应讨论WCD提出的，作为核心价值及战略重点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全面的可替代方案评估、承认权利、及分享收益。也有人希望如采用适当的宣传手段，如游说，会有助于影响加纳的国家政策和规划。

布维大坝的移民安置点。 照片提供：Clement Otu-Tei

乌干达实践WCD的原则

Frank Muramuzi

WCD于2000发表水坝框架建议之后，我们立即开始在乌干达宣传这份报告。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参加的论坛，起名为“乌干达大坝对话组织”宣告成立。这个对话组织将所有较大利益相关方汇集到一起。对话的参加者来自能源部、水务及环境部、国家环境管理局、首相办公室，多个NGO、大坝开发商、受大坝影响群体及媒体文化机构的代表。秘书处由数个NGO主持，由我所在的组织“乌干达全国职业环保人协会”(NAPE)担任这些NGO组织的代表。对话过程持续五年。

论坛所做一件大事是将WCD的建议简化，并将其核心建议条文译成当地语言，以便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对WCD的主要原则有基本的了解。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当地人民(尤其是尼罗河上在建的布加扎里大坝影响的人们)在伸张自己权利的时候，都采用这些材料和信息。涉及到补偿，安置方案时，政府也参照WCD的很多原则。

论坛还承担了一项研究，以建立乌干达大坝建设信息库，数据包括开发过程及这些大坝项目在乌干达特定国情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这份研究的成果分发到很多利益相关方手中，在新建大坝项目启动时，经常发挥作用。

在最有争议的布加扎里大坝项目上，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委员会，为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个决策平台，并确保所有各方都能表达自己的声音。在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上，各方都能获得有关大坝的信息。这个委员会确确实实加强了信息的双向交流。

在布加扎里大坝项目上，“乌干达大坝对话组织”在工程的进展过程中发挥了指导作用。例如，修改受影响居民补偿方案；在工程安置区域改善生活条件；在工程实施方面更多地反映各阶层的意见；在减少工程负面影响方面，划出一定土地面积以弥补布加扎里瀑布遭受的损害。WCD框架原则的实施，大大改进了该瀑布的保护。这个过程称为“卡拉嘎拉瀑布地区环境补偿管理方案”(Kalagala Offset Management Plan)，推广了WCD所有原则。

布加扎里瀑布

在建卡鲁玛大坝(Karuma Dam)项目上，乌干达政府也采用WCD原则进行论证。政府表示，因为在布加扎里大坝项目上没有遵从WCD原则，有过痛苦的经历，这次必须谨慎从事。与布加扎里大坝项目做法不同，这次政府没有紧盯项目本身，而是集中精力于项目咨询和多方参与，包括NGO组织和受影响群体。

我们在WCD框架建议上所做的工作也让当地人民了解到适用于这些项目的其他权利保护政策及法律。如今人们更清楚，必须让项目开发商，政府及出资机构负起责任，以确保项目遵守WCD的原则规定。

多边对话带来的启发

由于采用了WCD的建议框架，政府认识到，让人民参与大坝开发的决策过程是必要的。这不会延误大坝的建设，事实上这会让政府和开发商节约时间和资源。

论坛的研究成果正在工程项目中得到运用，且成为当地学校的教学内容。

重要的是，一些多方参与的对话业已形成，以处理其他有潜在危害的项目引发的种种问题，如在伊利莎白女王国家公园的石油、天然气及矿产项目。

在石油和其他冶炼产业，人们正采用WCD的原则。他们依照我们大坝对话组织的模式，应用多方对话的观念解决问题。我们希望这对生活在产油区的人们产生重要作用。

受布加扎里大坝影响的村民。

作者Frank Muramuzi是“乌干达全国职业环保人组织联合会”执行主任。

新闻集锦

Jill Eisenberg

救治圣华金河

今年是美国加州圣华金河恢复生机的见证之年。等待50余年后，该河于2010年首次全程不断地流入旧金山湾。自从40年代竣工以来，费莱恩特水坝(Friant Dam)工程已导致长达64英里的河道干涸，给洄游产卵的鲑鱼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该大坝开闸放水，是1988年一起诉讼案经法院裁定的结果。在该诉讼案中，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海湾研究所(the Bay Institute)和其他保护组织起诉水坝的管理方，美国垦务局(US Bureau of Reclamation)。2009年3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决议案，从而恢复了加州第二大河流，也即历史悠久的鲑鱼洄游通道。

费莱恩特水坝开工前，王鲑鱼(Chinook salmon)的数量大约有5万6千条。在大坝完工一年之后，鲑鱼数量记录为零，因为鱼群无法穿过大坝造成的干涸河道。

复原计划将当前灌溉供水的18%重新改道。修建费莱恩特水坝的目的原本在于治理洪水，并将水源引入中部谷地，此地是重要的农业种植中心。圣华金河灌溉一百万英亩的农田，其农作物每年产值20亿美元。

不过，有关方面也在考虑几套方案，以最小化农民因失去水源而遭受的损失，其中的一个方案是从其他区域买水。

将鲑鱼重新引入河流的计划于2012年12月31日开始。当2016年该复原计划全面完成时，长达153英里的圣华金河将60年来首次拥有全年不断的，可供鱼类活动的水流。根据估算，复原计划的成本将在2.5亿到8亿美元之间。预算将来自于州和联邦政府的基金，以及向水坝供水的农户征收的新增费用。

肯尼亚的更优方案评估

肯尼亚政府历尽磨难才认识到水电的不可靠。最近几年，干旱使其依赖于水电的供电系统多次瘫痪(大约全国用电总量的2/3来自水电)。然而，和许多其他频受干旱侵袭的非洲国家不同，肯尼亚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分析其能源选择方案，并着手能源供应多样化。

2009年，限电方案执行两个月后，肯尼亚总理Raila Odinga表示："肯尼亚再也不能继续依赖水电。"政府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向国家电网增添50万千瓦的地热能电力和80万千瓦的风电。电力供应计划中没有水坝项目。

在2010年年初，一个由荷兰和肯尼亚投资者所组成的联合企业开始在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附近修建一座30万千瓦的风力电站。该风力电站2010年竣工时，预计使全国的供电总量增加近30%。这将是全世界任何国家电网中所拥有的最大风电比例。肯尼亚已经是非洲最大的地热能发电国。图尔卡纳风力电厂一旦完成，它将成为整个非洲大陆最大的风力发电国。

肯尼亚的国家能源政策正逐步使该国远离大型水坝，其措施包括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农村和贫困地区电气化，为社区提供更多便利，让他们开发自己的无电网供电系统，例如微型水电站。政府还实行财政鼓励，为风能，太阳能，小型水电，地热能和沼气能提供上网补贴。

中印水电开发夹击缅甸村庄

缅甸的生命线，伊洛瓦底(Irrawaddy)水系，已经成为中国和印度水坝开发商的最新战场。这两大亚洲国家争相在小邻居的水道上修建水坝，一方面发电以满足他们各自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另一方面加强他们在缅甸的存在。

当地社区的领导强调说，在建的和计划中的水坝将会威胁该国的农业和商业，因为该国农业和商业活动都极大地依赖河流。缅甸独裁军政府以逮捕和囚禁相威胁，已经迫使许多生活在干流及支流沿岸的农民签署了搬迁协议。

中国与印度希望通过改善同军政府的关系来加强各自在缅甸的经济和外交影响，这样的举措同样可能带来严重的环境影响，许多鱼类和濒危河豚的栖息地可能因此丧失。

不久前，缅甸电力部将缅甸最大的水电项目——密松水电项目(Myitsone Hydropower Project)合同交给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CPI)。中电投将在

圣华金河源头。 照片提供：Jcookfisher, Flickr

图尔卡纳湖，即将建设的风电场址。

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两条河流，May Kha和May Likha河上修建总共七座水坝。密松水电项目将迁移克钦邦60余座村庄。

为了不被中国超越，印度同样和军政府敲定有关协议，继续在塔曼提(Tamanthi)和钦敦江(Chindwin River)上各修建一座水电站，后者是伊洛瓦底江最大的支流。

蛇形波浪发电装置

正如国际河流中文简报上一期介绍，波浪发电有着巨大的潜力。然而迄今为止，广泛的商业应用仍然非常落后。不过，一家英国公司正在做一个波浪发电装置的收尾工作。该公司希望此装置能够为波浪发电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为世界提供成本最为低廉的波浪发电装置。王牌海洋能源公司(Checkmate Seaenergy)正在对其长橡胶管型的发电装置进行最后阶段的测试。该发电装置名为“Anaconda”，它能在海底通过起伏的波浪发电。

同其他几种波浪发电装置相比，Anaconda的维护最为简单，而且成本低廉，使用自然原料制作。橡胶管漂浮在海平面以下，并固定在海底，每经过一波波浪，管内产生的压力就驱动位于末端的涡轮发电机发电。该装置的投资者强调说，即便是在严酷的海水环境下，该发电装置也不易损坏，这一点是其他波浪发电装置的死穴。“哪怕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它也不过被冲上沙滩，然后你又可以把它重新拼装起来再放回海里去。”一位参与Anaconda计划的工程师Rod Rainey这样告诉《卫报》记者。

这家公司希望到2014年，第一批装置就能在英国近海生产绿色电力。

秘鲁和巴西虎视亚马逊

秘鲁和巴西两国政府即将签署一份能源合作协议，准备在亚马逊河秘鲁河段修建六座水电站。这些水电项目包括Inambari工程(200万千瓦)，Paquitzapango工程(200万千瓦)，Sumabeni工程(107.4万千瓦)，Urubamba(94万千瓦)，Vizcatán(75万千瓦)和Cuquipampa(80万千瓦)，此外还有一条通向巴西的输电线路。全部造价估计160亿美元。巴西能源公司Eletrobrás将依靠巴西国家银行BNDES融资，负责开发最初的两个工程。电力将出口至巴西，并满足秘鲁本国需求，具体的分配方案仍然在讨论中。

秘鲁埃纳河(Ene River)河谷的阿沙宁卡(Ashaninka)部落。
照片提供：Emily Caruso

如果获得必要的授权，Inambari项目年底就有可能开工。Inambari将影响到巴华亚•索尼尼国家公园(Bahuaja Sonene National Park)的缓冲区。该公园被秘鲁国家地理协会称为国家宝藏，这里生活着千种特有物种。为工程而建的道路将为前往这一自然保护区域的殖民者大开绿灯。

埃纳河(Ene River)上的Paquizapango水坝将影响17个阿沙宁卡(Ashaninka)原居民社区，其中6个社区将被淹没。许多阿沙宁卡族人自愿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阿沙宁卡公共保护区和Otishi国家公园位于埃纳河几公里之外的地方。阿沙宁卡族人担心，新修的道路将导致上述区域遭受殖民者的渗透。

雅鲁藏布江未能幸免于坝

雅鲁藏布江是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共享的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在青藏高原上，这条大河从神圣的冈仁波齐峰(Mt. Kailash)附近的源头出发，自西向东，穿越西藏南部，一路流向大转弯地区(Great Bend)，在此拐弯向北，随之一个U型急转弯，向南流入印度，最后进入孟加拉。

不久前，雅鲁藏布江还一直被视为一条无坝河流。中国已经正式宣布在该河流中段修建5座水坝的计划，其中包括施工当中，令印度忧心忡忡的藏木(Zangmu)工程。此外，河谷居民和河水的长期使用者是当地藏族人，在水电项目的争论中，没有他们的声音。

雅鲁藏布江与西藏文明史，当地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以及藏人身份认同都密切相关。正如尼罗河之于埃及，雅鲁藏布江也可视为西藏文明的摇篮。自神圣的冈仁波齐峰附近的源头开始，沿雅鲁藏布江河谷，一路遍布朝圣活动场所，如前辈宗师的禅修洞和隐蔽的灵修山谷。

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那河上游的一张最新水电工程地图显示，目前有10座水坝已经竣工，3座仍处于施工中，7座在考虑当中，此外还有提议中的8座。在森格藏布河(即Indus，印度河)，郎钦藏布河(即Sutlej，苏特列支河)和马甲藏布河(即Karnali，卡纳利河)上各有一座完工的水电站。有5座水坝拟建在朋曲河(即Arun，阿润河)上，一座大型水坝拟建于罗若曲河(即Subansiri，苏班西里河)上。

尼泊尔微型水电培训中心开放

在美国政府帮助下，尼泊尔建起了一个小型水电培训中心。这是第一家在南亚地区推广小型水电的培训中心。中心提供有关微型水电的培训，并提供国内甚至是国际层面上的思想、经验交流(微型水电专指装机容量小于1000千瓦的水力发电机组)。根据替代能源推广中心的Narayan Chaulagain博士提供的数据，尼泊尔在其偏远地区拥有约600座运行中的，装机容量为0.72万千瓦的水电项目。该中心是微型水电培训中心的合作伙伴之一。“我们渴望将这一领域的知识同本地区最好的实践相结合，并且让社区相关人士、清洁能源项目的开发商和南亚地区的金融机构都能分享这些知识和经验。”

(下转第5页)

（上接第2页）

发，在此情况下，仍去破坏这些维持生计的各种自然体系，毫无道理。”

论文的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实际可行的建议，用于指导如何应对大型水坝的下游危害。他们针对整个流域，提出一整套的综合规划方法，目的是避免在错误的地方修建水坝。流域综合规划将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的成本与收益全部考虑在内，同时还通过参与式测评，评估河流的当前效益，将结果纳入综合规划当中。作者还呼吁水坝设计和运行方案应当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之间努力寻找最佳的平衡点，例如，确保足够的，有定期监测和调整的环境流量。

作者提出的方案有了成功案例：美国东北部佩诺布斯科特河上的水电站在更新执照时产生了一个三方协议。协议三方是一家电力公司，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Penobscot Indian Nation)，和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根据这项协议，两座水坝将被拆除，另外一座水坝上的过鱼通道将进行改造。即便如此，通过对保留的发电站进行更新，发电总量将保持原有水平，甚至会有少量增加。

我个人认为，由掌控权势的精英人物达成的，牺牲一个群体的利益，去为另一群体谋福利的所谓“协议”在今天已经行不通。同其他受影响的人们一样，遭受水坝各种危害的下游社区有权参与水电工程的决策过程。一旦水坝建成，他们也有权得到全额赔偿，以弥补他们所受的损失。如果供水与供电方案的所有成本与收益都能得到均衡的评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一定会找到破坏性更小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修建大型水坝。

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三角洲上科提班达城(Keti Bandar)附近的咸水湖。

佩诺布斯科特河(Penobscot River)。 照片提供：Jan Kronsell

Brian D. Richter, Sandra Postel, Carmen Revenga, Thayer Scudder, Bernhard Lehner, Allegra Churchill, Morgan Chow：在开发的阴影中迷失，水坝对下游人们的深远影响。

资料来源：《替代水源(Water Alternatives)》，2010年6月，第3册第2期，14-42页。

网络地址：www.water-alternatives.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9&Itemid=1

德国公司因苏丹大坝遭指控

Peter Bosshard

苏丹境内尼罗河上的麦洛维大坝是近年来最具破坏性的大坝之一。该坝由一德国公司负责设计，由中国、苏丹和法国的公司负责建造，资金来自中国及阿拉伯的金融机构。

麦洛维大坝危害的人口多达7万人，其中很多人被迫从富饶的尼罗河谷地迁移到沙漠中的不毛之地。数千个家庭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要求安置到水库的沿岸，自己中意的位置。然而，在许多受影响民众未撤出村庄的情况下，项目当局及工程的监理方——德国拉玛雅(Lahmeyer)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继续建坝。拉玛雅公司是一家德国工程公司，在诸多破坏性大坝项目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2005年12月，尼罗河干流截流。2008年4月，大坝的最后一个泄洪闸关闭，结果造成水位在当年雨季突然上涨，34个村庄没有得到预警而被淹没。下面是当地受害农民描述的这场人为灾难。

“在2008年11月6日的晚上，在当地官员没有事先提醒的情况下，洪水冲到了我们家。家里人都在屋里睡觉，房子四周的墙壁接二连三地垮塌。我们不顾一切抢救老人和孩子，并逃了出来。所有的家当都没了，饲养的牛及全部的家什。”

大约4700户人家被上涨的洪水撵出了村庄。受害村民的代表，Ali Askouri估计，洪水淹死了15万只羊。至少有100万棵果树，大片未收割的庄稼，及所有的房屋、清真寺和学校都毁于一旦。

2010年5月3日，Askouri同欧洲宪法及人权中心一道对拉玛雅国际公司的两名主管提出刑事诉讼。原告诉状称，“拉玛雅公司负责麦洛维大坝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及工程的分包。”他们称，“被告清楚，移民安置未按时完成的情况下，继续施工会有何种风险。”

“拉玛雅公司替苏丹政府实施了这些违反人道的行动。”在维权小组提出诉讼时，欧洲宪法及人权中心项目主任向公众解释说，“拥有适当居住及食物是基本人权，这些基本人权竟被一家德国公司悍然践踏，它是苏丹的帮凶，绝不可逍遥法外。”目前德国的检察官正在着手调查这起诉讼案。